

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声音 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满城汉墓考古



灯火流年

河北日报记者 韩莉

一 那比夜还黑的光阴

在满城西南1.5公里,有座山叫陵山,中间高两边低,一眼望去像把椅子。曾经山前还有一条河汨汨而过,坐山望水的宝地,这种风水据说能荫及子孙,固守江山的。这两千多年来,我和我的男女主人就藏在这山的肚腹深处,朝代更替,岁月枯荣,一切的一切,跟我们又哪里有一分一毫的关系呢?

在这阴森古墓里的70多万个昼夜(其实我并不知道是昼还是夜),是真的黑,却再不用上我的火与光亮。除了思考,我没有别的事情做,可是想了两千年,我依然不知道她与他,一世的招摇着靡,风光无两,真的快乐吗?他们曾经活过的意义和印记只是这无法被腐蚀的金丝、玉片和这一地的钱币、玉器、铜壶、酒缸,还有那满目琳琅和万种繁华吗?

我时常昏昏欲睡,心不在焉,听着外边的人一会儿兴高采烈,一会儿焉乎乎,一会儿用我听不懂的语气吟哦感慨,一会儿捶胸顿足,大放悲声。当然,我说的这一会儿,也许是三年五载的一小会儿,也许是成百上千年的一大会儿。我听着他们为了生老病死哭喊,为了多收三五斗狂喜,听着他们念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,念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,念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,念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……每次我都摇头复摇头,呵,还真是没见过世面呢,阴明长短如灯火明灭,这鸡毛蒜皮在似水流年面前有啥可唠唠叨叨呢?直到有一天,我听见人念:“长安陌上无穷树,唯有垂杨绿别离。”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脸上滚落下来,这么多年不曾燃灯,怎还会有该死的烟油熏疼我的眼睛?结别离,结有系念,挂念之意,“别离”两个字在我心头轰然炸响,其实我一时一刻又何曾忘记过她?

别离,是我的主人,中山靖王刘胜的王后,在那日日笙歌的流年里,我伴了她几十个春秋,也看了她几十个春秋,看她红颜渐老,霜染青丝,又看她躺在这里,莫

二 回不去的蚀骨繁华

端坐在展柜里,用眼角余光扫视着周围冲我指指点点的小娃们,心神有些恍惚。幕墙上一遍遍演过的影像,重现着五十多年前他们“探索发现”的情景。

我瞅见这些人脚步匆匆,忙忙碌碌,惊叹这墓道、甬道、南北耳室、中室、后室安置的巧妙,惊叹这洞中还有木屋的匠心别运,惊叹就算个玩乐用的铜轂也要镶嵌玉嵌珠宝,精美绝伦。我听见他们感慨耳室里骏马香车的豪阔,瞧见他们对数不尽的陶俑、酒缸和那扇巨大的磨盘嚷嚷,听到他们惊讶铜漏壶计时的严密精准,看见他们面对刀枪剑戟、各种灯与灯目瞪口呆。他们羡慕那两个铜说唱俑表情滑稽,叹这金针银针也没能救得了王的命,说朱雀衔环杯里有后的胭脂水粉……

他们惊喜、他们诧异,他们动作迅速而又小心翼翼。他们指着铜壶上的鸟篆轻轻念诵,大意是:心情美好,聚会饮食,美味可口,充润肌肤和血液,可以延年益寿……遍地五铢钱,上万件宝贝,他们看见了我,帮我手脚头地顺序安回去,夸赞我才是宝中极品,是所有“人物”当中最别致的那一个,是“中华第一灯”。他们说,我跪在那里,两千多年未挪动一步,却带来了西汉的一束光明。他们说,我缺少了少腹

三 历史就是,你好故事……

灯灭了,心凉了。

倏忽两千年,我还好,他们……不可说不可说,那句话叫什么?俱往矣!

“看,金缕玉衣!”孩子们欢腾起来。又看,又看!五十多年前,同样的一声尖叫让我坐下了心痛。当初,1号墓后室,扒开汉白玉棺床上只剩漆皮和厚厚朽灰的棺椁残骸,随着“探索者”的欢呼雀跃,王的金缕玉衣重现天日。他们一边清理,一边欢喜万分,念叨着这就是《西京杂记》里记载的汉代帝王下葬用的“珠襦玉匣”,是从没见过的宝贝!男主人两千多块玉片好好地等在那里,穿来扭去的金缕还在,如同我那蜿蜒千年的细密心思。

我知道,和我近在咫尺的女主人也藏不住了。我心如擂鼓,两千年来,我有多份见的千娇百媚,最不及也是云鬓飞雪,面若尘霜,可如今,她她她不会化作白骨了吧?我好怕,我不要看,可是谁来捂上我的眼睛?我感觉自己小小的胸腔里闪电雷鸣。别离的金缕玉衣打开了,可是,居然……空空如也。他们也懵了,难道这附近还有专门盛放肉身的地方?有没有我想告诉他们真的没有……可是说好的玉能护身,仙体永存呢?好像变戏法,一口气吹过,男女主人踪迹皆无。看到这些人只在其中翻找到了仅剩琉璃质的牙,烂成了枣泥一样的骨头渣……我欲哭无泪,我好绝望,她和她,甚至还不如躺在地上的一大块的马骨架。

金缕玉衣随着王的体形织就,我看见眼前这些小毛孩在笑他的肥厚臃肿,他的啤酒肚,这金缕玉衣的笨重和土气。除了我怕没人相信,王,也曾经是小白衣胜雪、鲜衣怒马的少年郎。你们只记得引经据典,说《汉书》里记录着他说过的,“王者当日听音乐,御声色。”又说,“胜为人乐酒好内,有子百二十余人。”却没听过他念“丽木离披,生彼高崖。拂天河而吐叶,

说一缕香魂无处寻,就连那骨肉都早不见了踪迹,说什么得道成仙,说什么永生不朽,皆是妄语。

其实,她并非我的“初恋”。我的“情路”曲折,我的身世迷离。有人数过,我的身上刻有铭文9处共65字,从灯座灯盘,到灯罩屏板,哪哪都是字,甚至连我的胳膊和衣角也未曾放过,想当初,必也是刀刀见血刀刀烈。如今看这痕迹,有的笔锋切切,有的简陋粗鄙,其中有“阳信家”“长信尚浴”等,显示着我“身不由己”的流浪轨迹。我的行程很诡异,这个“阳信家”有说是阳信侯侯刘揭父子,也有说是阳信长公主。有说是窦太后将我赐给阳信家,后来阳信家又转赠窦馆;更多的说法则是阳信家被废黜王位后,我被西汉少府没收又献给窦太后,窦太后再转赠给窦馆……

真乱啊,天长地久,我早已经模糊了记忆。

我记得的,只是辗转至窦太后手中时,那个盲了眼睛的老太后看不到光亮却独爱我。也曾出身寒微,也曾做过宫女,一步步走到太后的位置知道她受过多少委屈?然而现在,这个终于站在权力巅峰的女人,生杀予夺,眉目凌厉。我确实是陪她洗澡的,但是对于一个有眼疾的人而言,与其说她需要我的光亮,不如说她更爱我给她的那一丝丝暖意。因其久居长信宫,我被刻上了“长信尚浴”四个字,大概是因为预知了别馆,这个自己宠爱的侄孙女作为宫中女人的悲戚,才把我赏了她吧?我和别馆自此日夜相伴,就算她走了,我也被摆在她的棺椁之前,用绵薄之力守护着她……

孤零零在黑暗中,想她,别馆,别馆,别馆,锦衣玉食又如何,不过是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嫁了花天酒地的王侯也只能随他去的苦命女子罢了。水自穹顶缓缓滴落,天长地久,水汽氤氲里钟乳石都渐成气候。这坠落的声音像极了那铜漏壶在计

中空,却不知我的心里装着谁,他们讨论、推测、结论又推翻、反反复复试探还原,而我,这个“没有心”的知情人,却觉得胸腔深处什么定定地痛将起来。

记忆闸门轰然打开,一步跨回了远去的曾经。

灯盘转动,灯罩开合,那一豆灯火亮起来了,我看见镶嵌错银的铜轂骨碌碌转动,“宫中行乐词”被抛得满地都是。“起行酒”“饮来”“饮酒”“乐无尤”,呼呼哈哈;“骄”“酒来”“骄”“酒来”“酒来酒来”……有人肆意大笑,有人故作娇羞。在我光影的角度里,我的男主人左拥右抱,大呼小叫,而我的女主人深蹙着眉头,她是那么可人,容颜清丽,美不胜收,她的眼波不自觉飘向我,姑祖母当时送我给她,大概也是期望能一脉灯火,相伴一二人吧,可是这夫君沉迷歌舞淫巧不能自拔,“乐酒好内”,这是什么评价,然而非但她无奈,就算是这个让人烦躁的他自己对这“人设”又有什么办法呢?

“探索者”们在凭借那些零件场景复原,1号墓中室有两顶大帐,帐子前有三张漆案,雕龙画凤,精美壮观。他们窃窃私语,“可真是奢靡”……如何奢靡,我最明白,又是一天大宴宾客,王和后坐在帐子里,大坛的酒抬出来,美味佳肴摆满了桌,好东西真多呵,“四坐且莫喧,愿听歌一

横日路而擢枝……”的傲娇模样。唉,他也是有个学问的人呢!

展厅里,有人在不厌其烦地介绍:刘胜,汉景帝刘启之子,汉武帝刘彻的庶兄,受封中山国,号中山靖王。汉中山国,在如今石家庄东北、北京西南。辖区范围,大致在无极县以北、新乐市以东、保定市区以西、易县以南。治所在卢奴县(今定州市)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。它处于太行山东麓至古黄河西北岸之间的扇形冲积平原上,土壤肥沃,河道纵横,灌溉便利,十分适合农业生产。而当时的河北西南部,不但是西汉主要的农业经济区之一,也是关东地区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。汉景帝特意把儿子刘胜分封在中山国这片富饶之地,汉武帝即位后,继续给予中山王室礼遇,并恩准刘胜使用“金缕玉衣”。

呵,这么看他们对他还真是好呢。他确实幸运,生逢盛世,有汉景帝这好爹爹,汉武帝这好弟弟,没错,文景之治,秦皇汉武,都是文治武功,青史留名。彼时,“太仓有不食之粟,都内有余积之钱”,都哪哪富足,而府库余货。他却也憋屈,一个富可敌国的王爷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呢,可是他父亲不这么想,兄弟不这么想,就连祖母窦太后也不这么想。早在高祖刘邦死后的七王之乱便让朝廷疑心四起,诸侯王们虽有封地,虽富奢靡,但是多余的抱负是万万不能有的。更可气的是,连大臣们都要蹬鼻子上脸地挑毛病说坏话,拿捏他们几分,所以,刘胜便在大兄弟组的“家庭饭局”上索性借酒装疯,哭诉起来,张嘴便是《闻乐对》级别的锦绣华章,“今群臣非有腹心之亲,鸿毛之重,群臣议,朋友相为,使夫宗室被弃,骨肉冰释。斯伯奇所以流离,比干所以横分也……”等你搓圆捏扁不如自己随行就市,既然兄弟只对百无一用的诸侯王放心,那我不如干脆做个只知花天酒地的庶兄。于是有了这“乐酒好内”,有了这“子百余人”。

时,又似乎点点滴滴都敲打在我心上,滴答滴答……不知又过了多久,我听到咣当一声,像被人打了一闷棍,浑身猛地一麻,只觉得自己五体投地,四分八散,是穹窿掉下来了?我零零碎碎地趴在那里,居然依然在念着她。又过了不知多久,我听到轰隆隆巨响,感到周边地动山摇。我慌了,外边闹哄哄,似乎是顶门器开启,封闭几千年的石门洞开,有人进到“王的宫殿”里去了,再后来王后大殿也被人发现,当突然而来的光亮刺痛了我的眼睛,当脚步声越来越重,当有人在零零散散的我旁边蹲下身来,发出“喂”的一声,我知道这惊天动地的秘密藏不住了。

很久之后,我被送到了河北博物院,在他们的讲词中,我才勉强拼凑出这些轰隆隆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:1968年5月,当地驻军战士在军事工程施工过程中,意外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洞室大墓。后经考古人员发掘,证明是西汉中山王刘胜的陵墓。根据汉代流行夫妇同坟异葬的葬俗,考古人员不久又在刘胜墓的北侧不远,发现了王后窦馆的陵墓。陵山发现的这两座大墓,被人们统称为满城汉墓,而守候着别馆的我,成了当年繁华生活的见证。

言。请说铜炉器,崔嵬象南山。上枝似松柏,下根据铜盘……”错金博山炉并非凡器,你看看,这东海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仙山;你看看,这神兽出没,虎奔豹走,小猴卧其间,呦呦呦,好一幅人间仙境,快乐似神仙。那俩说唱俑又故意歪歪扭扭晃过来,笑得吐牙咧嘴,惯爱大呼小叫,扮丑卖乖没关系,为的就是逗你玩儿。我的王,我的后,您二位开心就好。而我,身份自不同,我是红灯,不知道出自谁的奇思妙想,因了设计在灯中的弯形中空烟管,形如车缸得名。“金缸凝夜光”“银缸影梳头”,说的便是我了。

我的袍袖高举,我的右臂中空,燃烧的动物油脂从我的袖管中进入身体,深吸一口气,这些烟熏火燎的腌臜气便进了我脚下水中,复吐出,就变成呼吸如兰的清爽气息。这里灯真好,看得我倦,它们不暇不怠不乐意。羊灯摇头晃尾,自恃寓意吉祥;当户灯手举托盘,嗷嗷喊着吼吼哈哈;朱雀灯认为自己是四神之一,一飞冲天牛气得厉害。他们对我心妒眼红,纷纷过来跟我叫板,不好意思,我长得美,你们拿什么跟我比?你们只是灯,而我是人!别馆满眼怜惜瞅着我,看我任性,看我撒欢,终于嘴角微微挑了起来。我在闹,她在笑,真是良辰美景好光阴。

也许他真的爱过我的女主人,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心;也许他只是白日昏昏,到了夜晚忍不住想着这一世的不得志,独数更漏到天明;也许他也曾有着开疆拓土,成就一世英名的梦……既生瑜何生亮!既在帝王家又为何端端只给做诸侯王?仰天长叹,罢了罢了,就算不能称皇帝,也爱这份荣光,坐着马车唱着歌,看你们文武治功,而自己有酒入肚,有美人舞翩翩,闹着笑着也就老了。

哈,我又想起个笑话,多年后刘备总好说自己“乃中山靖王之后”,我的女主人又怎分得清“子百余人”的后代里有没有这么一位呢?不过刘胜这结义兄,求才哭,托孤哭……好感动情的劲倒像得了靖王真传,兴许是一家人倒也未可知。

没错,我是一盏“过了时”的灯,但是我有洞悉古今的眼睛。我看着你们,看着你们,还有一茬又一茬的后来人,就算做不到罩着你们,但总能照着你们,长长久久,忆流年,史为镜……

大缸缸里有琼浆玉液滚过的印痕,大帐里似有歌舞升平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……”孔子云:何陋之有?这是谁说的,似乎是另一个爱认我的男主人当祖先的人,叫刘禹锡。何陋之有,多少是够?据说,把历史一词的英文History拆分开,就是“Hi, Story”,即“你好,故事”。

历史就是:你好,故事……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河北博物院提供



长信宫灯

1968年5月,河北满城西南1.5公里的陵山上,在当地一项工程施工过程中,意外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洞室大墓。后经考古人员发掘,证明是西汉中山王刘胜的陵墓。根据汉代流行夫妇同坟异葬的葬俗,考古人员不久又在刘胜墓的北侧不远,发现了王后窦馆的陵墓。陵山发现的这两座大墓,统称为满城汉墓。

依山开凿的满城汉墓,属于横穴式的“崖墓”。两座大墓的结构大致相似,由墓道、甬道、北耳室、南耳室、中室、后室六个部分组成。陵墓布局模仿了地上宫殿,耳室象征车马房和库房,中室模拟宴客厅堂,后室象征卧室,墓中还设有构思巧妙的防盗和排水系统。墓主人都身着金缕玉衣。

两座墓共出土铜、铁、金、银、陶、玉等类器物1万多件,件件造型优美,纹饰华丽,工艺精湛,堪称汉代艺术精品宝库。虽然战国和汉代都有“中山国”,但墓中出土了大量汉代才有的五铢钱,所以这个墓属于汉代中山国,而汉代中山王在位时间超过30年的只有刘胜一人。刘胜是开创“文景之治”的汉景帝刘启之子,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庶兄。十几岁时被封为西汉第一代中山王,在位42年,正值西汉盛世时期。《史记》记载:“胜为人乐酒好内”。如专家所言,西汉盛世景象下隐藏着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的矛盾。汉武帝继位后,颁布“推恩令”,削弱意图明显。看破时局的刘胜,选择了一条不理政事、独享太平的生存之道。

满城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和行酒令用的铜轂和钱。最具代表的错金银嵌铜轂,共18个面,其中16面标有“一”到“十六”数字,另两面为“酒来”和“骄”字,骰子表面用金丝、绿松石、红玛瑙镶嵌出纹饰。

满城汉墓也出土了研石、书刀等书房用具和古瑟等乐器。满城汉墓由于没有被盗,出土文物多,尤其是一级文物比例非常高,代表着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与工艺。刘胜墓出土的西汉计时器铜漏壶,是我国迄今出土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器物。在医疗领域,满城汉墓出土了一整套质地上乘、时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的西汉时期医疗器具,包括4枚金针、5枚银针、“医工盒”、铜药匙、铜质外科手术刀等。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博山炉,窦馆墓出土的铜骑马人物博山炉更堪称博山炉中的典范。在刘胜墓北耳室的石磨,也是“全国之最”。考古研究表明,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体积最大、时代最早的铜石复合粮食加工工具。

满城汉墓出土了大量与饮食、烹饪有关器物,如鼎、釜、罐等炊器;壶、杯、爵等酒器,不仅造型精美,制作精良,而且设计科学,其中就包括一件构思巧妙的熊足铜鼎,被称为“古代的高压锅”。此外,还有迄今我国最早采用刃部淬火新工艺的铁剑,保存最完整的西汉铁甲片铁链甲等。

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,是诸多墓葬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“国宝”。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墓葬时使用的殓服,刘胜与窦馆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外观与人体形状一样,玉衣分为头部、上衣、袖筒、裤筒、手套和鞋子6个部分,均由玉片组成,玉片之间以金丝加以编缀。

出土于窦馆墓的长信宫灯是汉代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。铜灯发现于内室的近门道处,正对窦馆的棺床。这一方位既是铜灯照亮的必要地点,同时又似乎是一个近身侍者为方便侍所应占据的位置。铜灯附近的随葬品排列似乎也说明了这一问题:铜灯的南面,即与棺床之间,陈列有铜盒、铜勺;西侧有铜足漆案,铜灯结构复杂,通高48厘米,包括宫女头部、身軀、右臂、灯座、灯盘、灯罩等6部分,制作方法为分铸铸造,组合而成,可随时拆卸,便于清洗。烛火的烟可以通过宫女右臂进入体内,使烟尘附着于内壁以保持室内的清洁,体现了古人超前的环保意识。

这些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,在满城的山洞里静静沉睡了两千余年。现在,通过考古,我们得以近距离领略淹没在历史深处的汉风遗韵。

汉墓·玉衣·宫灯

河北日报记者 韩莉

我,是一盏灯。

更是一个人。确切地说,是美人,两千多岁的资深美人:眉如远山飞入鬓,细目含情好聚光。脸蛋一如以往的饱满丰润,宽袍大袖挡不住腰身纤细,岁月带来的铜锈绿斑让我这金缕玉衣袍成了独一无二的高定款。

说到衣品,我想说的是,我的主人,披挂的这金这玉,哪件不是价值连城,然而又能怎样呢?

盛景若苍狗,一切皆浮云。

也有人笑话我长跪千年,不过是个捧灯的宫女,是伺候人的,还根据我身上“长信尚浴”几个字断定我专职照看人洗澡。其实,我照看的不是古人洗澡,而是两千多年前历史的真实面目。

转瞬之间,沧海变桑田。

我就在那里,捧着那盏被称作凝结古人智慧,精巧又环保,美观又耐用的灯,照着衣冠楚楚的男女主角,照着他们的超级豪华“大客厅”,照着他们的酒缸金器衔环杯,照着他们破了肉身不朽得道成仙的梦,也照着这一切的一切,直至重见天日,被你们这些后来人感慨吟叹……

然而,历史就是这么弹指一挥,匆匆去而不返。

我知道你们眼里的我已走过辉煌,而我眼里的你们还有那色彩斑斓的无限可能。

我,长信宫灯,来自西汉的一束光,来,循着这道光,让我带你们去看看大汉时代的生活模样!

投稿邮箱: t36@tom.com
hbrbwhzk@163.com



扫描二维码,收看精彩视频。